

# 「Hoanya」族名辯證及其周遭族群\*

翁佳音\*\*

## 摘 要

在現今學界對平埔族的分類中，居住在嘉義和雲林一帶的原住民往往被歸類為「Hoanya」（洪雅或和安雅）族。但本文透過文獻考證的方法，發現「Hoanya」之名遲至 1930 年代才出現。當時語言學家小川尚義透過伊能嘉矩的未刊手稿，提出「Hoanya」這個名稱。不過伊能嘉矩手稿中，g 往往寫得像 y，此一個人特色導致閱讀手稿的讀者，或是排版印刷的工人，誤將伊能的 g 讀作 y。因此，本文主張「Hoanya」應為對伊能手稿中 Hoanga 的誤讀，無意間發明了一個在歷史上不曾出現的族群名稱。如果「Hoanya」確實是近代的發明，那我們就必須追問，在荷蘭與清朝統治時期，這些原住民又是如何被外人所分類。本文發現，從荷蘭到清朝統治時期，外人對臺灣原住民的分類有其一貫性，他們基於原住民的語言和區域性的互動來分類原住民。基於對荷蘭與清代史料的仔細閱讀，本文主張這些原住民社群，即使語言不同，但自古以來即存在互動關係。本文欲提醒，我們不應該受到專家所定義的族群邊界所限制，低估原住民互相交流的能動性。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基於對史料的精細閱讀，才能夠準確地重建原住民族的歷史。

關鍵詞：虎尾、打貓、哆囉嘓、諸羅山、大武壠、西拉雅

---

\* 本文原寫於 1993 年前後，特別感謝老友詹素娟與吳密察協助，詹特別寄書到荷蘭，1996 年吳密察多次引誘筆者前往當時的臺大研圖看伊能文庫。以〈Hoanya 考辨〉發表於 2010 年 10 月 29-30 日嘉義縣政府、財團法人嘉義縣新港奉天宮主辦之第六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本文已有所增修，並感謝本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重要修改意見，以及學生林逸帆協助。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稿日期：2021 年 7 月 9 日；通過刊登：2021 年 10 月 14 日。

- 一、問題族群
  - 二、被筆誤的歷史問題民族：洪雅（Hoanya）族
  - 三、外來者的分類：清代與荷蘭文獻所述之有關各族
  - 四、殘存語言資料所透露的族群關係
  - 五、平埔族遷徙或交流的歷史問題
  - 六、結論
- 

## 一、問題族群

一直以來，我聲稱「平埔族」中所謂的洪雅（Hoanya，一譯「和安雅」），是個問題族群稱呼，甚至無該族群的存在。這個族群稱呼的由來，甚至於該地區及其周邊的族群都需要進一步討論，故有本文對「Hoanya 族」及其相關族群進行辯證。本文屬一生硬考證之文，但尚無力建立一完整解釋，用意只在證明沒有所謂的「和安雅」族，並對早期研究成果的質疑，提醒荷蘭資料對研究的助益。本文的用意，也不在於利用荷蘭資料，重新為這些原住民族分類。只因建立十七世紀初的歷史時，現行的分類妨害到當時的敘述，而需要再討論。並以本文提醒歷史學應該被注重，筆者繼承中村孝志的批判精神，強調歷史學家繼續保留發言權。多年來，語言學家與民族學家、歷史學家，乃至考古學家對族群重建的問題所進行的討論，是否碰到了瓶頸？

本文旨趣，在於證明目前所歸類的「Hoanya 族」是另一種學界因誤解虛構，但竟成為目前的觀點。進一步，若無該族，那麼被「Hoanya 族」所包括的幾個番社，從外人的歸類中，他們是屬於哪一種？臺灣族群的自我認定，與外人的認定並不一定有關係。

## 二、被筆誤的歷史問題民族：洪雅（Hoanya）族

### （一）論所謂的「Hoanya」族

筆者畢竟非語言學與民族學的研究者，對他們的分類成果，原本不在所討論之內。然而，由於筆者曾寫一篇「虎尾人」，該文所要重構之歷史人物、事件，以及土地之舞臺，正巧就在所謂的「Hoanya」及「Favorlang」平埔族範疇中；當中，貓兒干被語言學家歸類為「Hoanya」，分類上非常混亂。

根據目前說法，「和安雅」或「洪雅」族，有兩個亞族，其範圍（一）臺中萬斗六、彰化社頭大武郡、貓羅；南投縣北投、南投。（二）雲林貓兒干、斗六門、柴里社、他里霧社；嘉義打貓社、諸羅山社，若干學者甚至將臺南的哆囉囑也視為是「Hoanya」族。另外，雲林的西螺社；彰化的眉裡社、東螺社、二林社、馬芝遴社、半線社、阿束社，以及臺中的貓霧社，被稱為 Babuza，然而，其範疇與「Favorlang」族又互有交接。<sup>1</sup>

不過，臺灣歷史上是不存在所謂的「Hoanya 族」的。而且，過去認為 Favorlang 一地是在今天彰化地區的觀點，筆者從荷蘭文獻提出，虎尾主要在今天雲林縣的西螺鎮境內的番社，並包含雲林二崙鄉、彰化二林鎮。所以，筆者只好不厭其煩地先就所謂的「Hoanya 族」提出個人的見解，以及就歷史學家立場提出另外一種由外人的分類。<sup>2</sup>

### （二）「Hoanya」族名的命名經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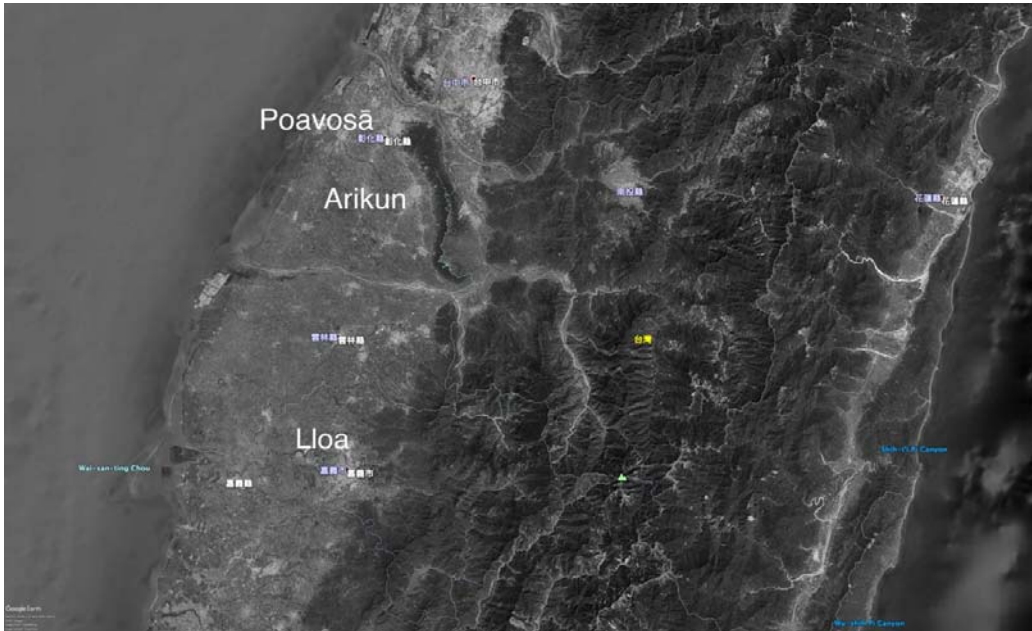
第一個問題在於：為何會有「Hoanya」族名的產生？

如所周知，現今學術界對「平埔族」的分類，其雛形萌生於日人伊能嘉矩。伊能將平埔族大致上區分為十一族，其中，與「洪雅」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族群

---

<sup>1</sup> 參見李壬癸，《臺灣原住民史：語言篇》（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999），頁 41 之後，並參見該書「近三百年來平埔族遷徙歷史圖」、「臺灣南島民族分佈圖」，收於李壬癸，《臺灣原住民史：語言篇》，頁 69。

<sup>2</sup> 筆者曾以口頭發表〈虎尾人（Favorlangh）的土地與歷史〉，討論 Favorlangh 的問題。劉益昌則以考古的角度提出 Favorlang 社的地點，參見劉益昌，《臺灣原住民族與考古遺址關係調查：濁水沖積扇區域史前文化與人群關係之研究》（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2）。



圖一 伊能嘉矩對「Hoanya」相關地區分類示意圖

繪製者：林逸帆

資料來源：Google Earth，下載日期：2021年9月11日，網址：<https://earth.google.com/>。

（參見圖一），有：一，Lloa，包括今嘉義縣市及其附近地區；二，Poavosā，以鹿港方面為中心及其附近；三，Arikun，以彰化方面為中心及其附近區域。<sup>3</sup> 可以確定，伊能公刊文章或書籍中，並無「Hoanya」這個名稱。<sup>4</sup>

那麼，為何後來會有現今「Hoanya」族稱？依李壬癸整理，自1930年移川子之藏時已有之。1935年小川尚義提到過去南投以南至嘉義南部用此語，暫把諸羅山社、打貓社稱為「Hoanya」。<sup>5</sup> 另據民族學者馬淵東一的說法，此名稱出自

<sup>3</sup> 伊能嘉矩，〈臺灣通信（第二十八回）〉，《東京人類學會雜誌》（東京）154（1899年1月），頁126-127；伊能嘉矩，〈原状を存するパイボ才蕃〉，《東京人類學會雜誌》274（1909年1月），頁128。

<sup>4</sup> 可參閱伊能嘉矩的《臺灣蕃人事情》、《臺灣蕃政志》與《臺灣文化志》相關書籍。伊能嘉矩，《臺灣蕃人事情》（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文書課，1900）；伊能嘉矩，《臺灣蕃政志》（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05）；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東京：刀江書院，1928）。

<sup>5</sup> 李壬癸主講，〈臺灣平埔族的種類及其相互關係分類〉，《臺灣風物》（臺北）42:1（1992年3月），頁233；移川子之藏、小川尚義，〈臺灣の人種及語言〉，收於山本三生編，《日本地理大系：臺灣篇》（東京：改造社，1930），頁322-323；臺北帝國大學言語學研究室編，《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東京：刀江書院，1935），頁1-4。

語言學者小川尚義在 1944 年之文，從此以後因襲成為定見。有趣的是，根據馬淵考察，「Hoanya」族之命名是這樣產生的：

小川尚義根據伊能嘉矩的紀錄，把諸羅山社、打貓社定為 Hoanya，斗六門社為 Lloa，北投社為 Arikun，他認為這些村社的語詞大體一致，因而視為一族群，將總稱暫定為「Hoanya」。<sup>6</sup>

今日流行的「Hoanya」族稱，是由語言學家小川在日治時代末期提出，而且還是「暫訂」的。馬淵認為小川所說的伊能嘉矩「紀錄」，或許是伊能嘉矩未刊行的採集紀錄，但到底是哪一原稿紀錄，仍未得而知。亦因此，馬淵對這個族稱持著保留態度；無獨有偶，其他民族或語言學者中，同樣也懷疑所謂「Hoanya」應該是臺灣話「番仔（Hoan-á）」的對音，可惜，他們並未進一步提出相關證據。<sup>7</sup>

儘管「Hoanya」族稱之產生，是暫訂、尚有疑義的，但自該族族稱問世以來，斯界學者多未積極深究原委，或僅以消極、謹慎地認為 Hoanya 與 Hoan-á 在語音上無法對轉，因而迄今絕大部分有關平埔族書籍、論文，幾乎毫無疑義地採用「洪雅」族分類名稱。

### （三）「Hoanya」可能是「Hoanga」，即「番仔（Hoan-á）」的拼音誤抄

解決這個問題，當然還需回頭看伊能的採集紀錄。所幸前幾年，臺、日兩地有關單位及有志者陸續將伊能嘉矩的手稿、藏書與剪輯資料，或出版或重新整理登錄。<sup>8</sup> 其中，伊能田野筆記的〈巡臺日乘〉初次付梓，更為釐清問題帶來新希

<sup>6</sup> 馬淵東一，〈高砂族の分類：學史的回顧（<特集>台灣研究）〉，《民族學研究》（東京）18：1/2（1954年3月），頁9；馬淵東一，《馬淵東一著作集：第2卷》（東京：社會思想社，1974），頁265-266。

<sup>7</sup> 費羅禮，《臺灣土著族的文化·語言分類探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69），頁171；土田滋著、黃秀敏譯，〈平埔族各語言研究瑣記（上）〉，《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臺北）22（1992年3月），頁17。

<sup>8</sup> 1990年，由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資助的臺灣史檔案文書調查計劃，才得以對伊能文庫重新整編，並於1997年編出目錄。參見吳密察主編，《國立臺灣大學藏伊能文庫目錄》（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97）；吳密察，〈臺灣大學藏「伊能文庫」〉，《大學圖書館》（臺北）1：3（1997年7月），頁4-23。

望。可惜，通觀全書，他提到斗六門番社自稱「Lloa」，近來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仍無小川尚義所說的諸羅山與打貓兩社之「Hoanya」自稱。<sup>9</sup> 繼而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所整理的伊能文庫，初見之下，亦無「Hoanya」相關資料，其中手稿〈ペイポ族〉，內有「Lloa 部族」，包含哆囉嘓、打貓、他里霧、斗六、諸羅山、西螺、貓兒干。<sup>10</sup> 對講究直接證據的研究者來說，問題等於無解。

解決有爭議的問題，就要考慮此一命題本身可能有疑誤。至少，我認為這個問題還用不到語言學層次去思索，用如下三個角度就可充分宣稱「Hoanya」族可能是一場歷史誤會，猶需研究者花費篇幅討論。

1、小川尚義所說伊能紀錄中的「Hoanya」，語言與民族學者曾推測是 Hoan-á，絕非純然臆測。若果真有「Hoanya」一詞，筆者判斷應是伊能嘉矩將「番仔」拼寫成略帶鼻音的「Hoanga」，問題出在他有時會把「g」字母寫成類似「y」字，導致旁人誤抄誤排。這種情形確實發生過，例如，他的「Tangyang（東洋）」一字，便被排字工人排成「Tanyyan」。<sup>11</sup> 另一例是和平島番字洞的名字將 Rotenburg 寫成 Boten pory。<sup>12</sup>

2、伊能百餘年前走訪調查民雄打貓、嘉義諸羅山兩社，地點不外是各社舊地名「番仔庄（Hoan-á-chng）」一帶，<sup>13</sup> 伊能是否在其他田野筆記上記下 Hoanga 庄，而被小川所見之「Hoanya」紀錄？

3、以上兩點或仍不脫推理之域，無論如何，伊能當時公布的十一群平埔族族稱，幾乎都可以在其他古老文獻或口傳資料得到相應證明，<sup>14</sup> 唯獨「Hoanya」，

<sup>9</sup> 伊能嘉矩原著、森口雄稔編著，《伊能嘉矩の臺灣踏査日記》（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92），頁92。

<sup>10</sup> 〈ペイポ族〉，收於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伊能嘉矩手稿」，記錄識別號：ntul-mn-M034\_00\_0001\_0032，下載日期：2021年7月2日，網址：<https://dl.lib.ntu.edu.tw/embed-item/ino/873959>。

<sup>11</sup> 「我社之開祖為東洋（Tanyyan）」（〈臺灣通信〉第十回），二十四回也有：「其本國為 Tanyyan」（〈臺灣通信〉第二十四回）。伊能嘉矩，〈臺灣通信（第十回）〉，《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26（1896年8月），頁473；伊能嘉矩，〈臺灣通信（第二十四回）〉，《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48（1898年6月），頁388。

<sup>12</sup>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上卷，頁100。

<sup>13</sup> 伊能嘉矩原著、楊南郡譯註，《臺灣踏査日記》（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上卷，頁246-249，以及譯註46；相關手稿為〈巡臺日乘.甲〉，收於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伊能嘉矩手稿」，記錄識別號：ntul-mn-J817\_00\_0001\_0169，下載日期：2021年7月2日，網址：<https://dl.lib.ntu.edu.tw/embed-item/ino/913123>。

<sup>14</sup> 這十一族當中，凱達格蘭（Ketagalan）的問題值得再討論，筆者也曾於《大臺北古地圖考釋》談過

卻由語言學家小川間接提起，缺乏直接出處。<sup>15</sup> 小川所蒐集的有關嘉義、民雄番人語言或資料又極為有限。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暫訂族稱的「Hoanya」能否成立，本身就是一個大問號。

伊能於 1897 年 6 月至 11 月閱時半年的全島調查，一路南下。在中部臺灣時，他先到埔里及附近停留將近一個月，稍後到雲林斗六、嘉義民雄與嘉義市，大約一個禮拜。<sup>16</sup> 相對於臺北、宜蘭，雲、嘉地區的平埔族調查，不能不說甚為短暫；蒐集所得資料，亦相當有限。儘管如此，行程短暫之外，他的調查，除蒐集文獻碑銘外，主要是詢問地方上秀才、總理，通事與頭目，以及在地駐紮日本警察。<sup>17</sup> 或許這還是間接的證據，以下再從語料與清代、荷蘭資料的立場來看。至少可以證明所謂的 Honya 族有問題。再討論上述所謂「Hoanya」族群內，貓兒干在不在其中，哆囉囑、斗六等在哪裡？諸羅山社應該歸類為哪一族？

### 三、外來者的分類：清代與荷蘭文獻所述之有關各族

#### （一）清代文獻

前述的番社在日本時代，自己的語言幾乎消失，所存留的語料已經非常少，除了 Favorlang 以外，只有零星，本文採用清代有限語料，並從荷、清外來者們的敘述或描繪，釐清臺灣中部的族群。

或許我們可先從曾被人類學家推譽為很好的民族分類，十八世紀初，清巡臺

---

這個問題。翁佳音，《大臺北古地圖考釋》，第二章。

<sup>15</sup> 小川尚義題為「諸羅——南投」的筆記中，記有伊能兩次提到「洪雅」，一是諸羅山社，一是打貓，標音為：Hoanyā（漢音譯：和安雅），可惜均未註明伊能採訪地點。不過，他本人於 1905 年 3 月在嘉義「蕃社內庄」採訪到一位 87 歲老人，族稱標記為：Ho<sup>o</sup>gia（漢音譯：洪雅），雖然更近「洪雅」，卻與「和安雅」偏遠，更是令人費解，參見 Tsuchida Shigeru,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Austronesian Languages of Sinicized Ethnic Groups in Taiwan Part 1: West Taiwan"（台灣平埔族諸語比較語彙·第 1 部：台灣中西部諸語），收於久保正彰等，《語学文学論文集》（東京：東京大学文学部，1982），頁 691、702-703。

<sup>16</sup> 參見伊能嘉矩原著、森口雄稔編著，《伊能嘉矩の臺灣踏查日記》，此書有楊南郡的譯註，《臺灣踏查日記》；荒田昌典等編集，《伊能嘉矩：鄉土と台湾研究の生涯》（岩手：遠野市立博物館，1995）；夏麗月主編，《伊能嘉矩與臺灣研究特展專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1998）。

<sup>17</sup> 吳密察，〈從人類學者到歷史學者〉，收於夏麗月主編，《伊能嘉矩與臺灣研究特展專刊》，頁 36。

御史黃叔璥《臺海使槎錄》中的〈番俗六考〉<sup>18</sup> 探索起。他提到中部的漢化原住民時，與所謂「洪雅」相關的有：

北路諸羅番二：諸羅山、哆囉囑（一作倒咯囑）、打貓。

北路諸羅番三：大武郡、貓（sic.猫）兒干（一作麻芝干）、西螺、東螺、他里霧、猴悶、斗六（一名柴裏）、二林、南社、阿東、大突、眉裏、馬芝遴。

北路諸羅番六：南投、北投、貓羅、半線、柴仔坑、水裏。<sup>19</sup>

這三個北路諸羅番「亞群」，從其分項敘述中，可知彼此之間在風俗語言上稍有差異。表面上，黃叔璥的劃分與現代分類大致接近，不過，稍加比對，可發現出入不少。如前所述，現行族稱「洪雅」有兩亞群，1：諸羅山、哆囉囑、打貓與他里霧等，相當於「北路諸羅番二、三」；2：大武郡、南北投與貓羅，相當於「北路諸羅番三、六」。換言之，北路諸羅番三在現行分類中，分屬 Babusa 族與 Hoanya 族兩亞群。其中，應屬 Hoanya 族的大武郡反而更接近 Babusa 族，<sup>20</sup> 而與南、北投及貓羅社分隔開來。進而，北路諸羅番六中的水裏社應屬 Papora 族，卻被劃歸與 Hoanya 族之貓羅同類。

因此，黃叔璥所做分類，與今天流行的學術分類還是不一致。那麼，〈番俗六考〉到底如何作成？據其言：「余撮其大要凡六，檄行南北兩令，於各社風俗、歌謠，分類詳註，為番俗六考」。<sup>21</sup> 也就是說，黃叔璥先略舉「居處、飲食、衣飾、婚嫁、喪葬、器用」六項調查條目，要求南北兩路地方官調查，因而彙整出北路番十、南路番三的紀錄。由此觀之，黃叔璥的整理仍不脫行政區域之考量，是外來者的分類。至少，從語言上來看，北路諸羅番三中，斗六柴裡社與南社，兩社語言明顯是不相同的（參見附錄一、附錄六）。

<sup>18</sup> 李亦園，《臺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頁 50-51。

<sup>19</sup>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 4 種，1957；1736 年原刊），頁 100、103、115。

<sup>20</sup> Babusa 族是否與前述 Poavosā 族有所關聯，仍有待進一步研究，我目前持保留態度。

<sup>21</sup>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 94。引用文句之標點，為筆者所重新標點。



## (二) 荷蘭文獻

黃叔璥以及清代人士這種由外人進行的族群分類或認識，如果往前追溯，早在稍前的荷蘭統治時代，也有形似的分法。如文獻所示，荷蘭統治臺灣時代，除全島地方集會為主的行政區外，尚分成以下教區：

- (一) 蕭壠、新港、大目降、目加溜灣
- (二) 麻豆、哆囉囑、諸羅山、大武壠
- (三) 虎尾及附近
- (四) 二林及附近
- (五) 南路教區<sup>22</sup>

這五個教區中，第一教區屬西拉雅語族，已為眾所皆知。第二教區稍顯奇特，麻豆社屬西拉雅族，而哆囉囑、諸羅山與大武壠，若就現存資料詳究，並語言學家的分類結果觀之，三者之語言不盡相同。由此已可窺見，荷蘭時代的基督教教區並非純粹以族群語系來劃分，它有時是按自然地理或行政上便宜行事。諸羅山、打貓，與大武壠、哆囉囑一樣，長久以來由麻豆的住堂牧師負責，稍後，隨著諸羅山地位日愈重要，才開始有自己的語言傳教。<sup>23</sup> 至於第三虎尾與第四二林教區，它們包含了非同一語系的番社，其實也與地方集會政務員管轄的區域大部分相同，<sup>24</sup> 茲稍分述於下：<sup>25</sup>

<sup>22</sup> Willy Abraham Ginsel, *De Gereformeerde Kerk op Formosa: of de lotgevallen eener handelskerk onder de Oost-Indische-Compagnie, 1627-1662* (Leiden: P. J. Mulder, 1931), pp. 43, 61-77; 翁佳音, 〈地方議會、贖社與王田：臺灣近代初期史研究筆記(一)〉,《臺灣文獻》(南投)51:3(2000年9月),頁263-281; 村上直次郎譯注、中村孝志校注,《バタヴィア城日誌3》(東京:平凡社,1975),頁308-406。

<sup>23</sup> Willy Abraham Ginsel, *De Gereformeerde Kerk op Formosa: of de lotgevallen eener handelskerk onder de Oost-Indische-Compagnie, 1627-1662*, pp. 71-77.

<sup>24</sup> 這跟一開始教會人員就兼負政治職務有很大關係，也就是所謂的政教合體。

<sup>25</sup> 歷次全島地方會議的番社與頭目繼任、獎懲清冊，有按一定區域順序登錄，以1655、1656年北路地方集會報告為例。此外，二林地區中的大肚相關社群，則是另外一個課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DZ III*, pp. 470-476; *DZ IV*, pp. 11-15.《臺灣城日誌》Leonard Blussé, et al.,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4 vols.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1986-2000). 即江樹生譯註的《熱蘭遮城日誌》第1-4冊(臺南:臺南市政府,2000-2010)。此資料本文一律稱為《臺灣城日誌》。本文中，僅引用原荷文的冊數與頁碼，如表示 *DZ I* 為 Leonard Blussé 等的荷文日誌第一冊; *DZ II* 為荷文日誌第二冊; *DZ III* 為荷文日誌第三冊; *DZ IV* 為荷文日誌第四冊。未能附上中譯本的頁數，一方面是我以前閱讀該日誌做筆記時，僅記荷文，目前無時間再去核對中譯頁碼，請讀者諒解。而荷文本與中譯本的頁數，相去不遠並有標示檔案號，讀者還是可從中查得。

虎尾地區包括如下番社：他里霧、土庫或猴悶、打猫、斗六門柴裡（阿里山，一名東斗六 Arissangh / Talackbayen）、猫兒干、虎尾或帝崙（Favorlangh / Ternerin）、北斗（Dobale Boata）、東螺（Dobale Bayen），以及眉裡（Ballabeys）等等。

二林地區（Takais district）包括觸階或二林（Takais / Gielim）、趙甲或大突（Turchara / Taitoet）、大武郡、馬芝遴（Tourinap）、阿東、柴坑仔（Babarien）等等。後來，二林地區政務員報告其地方上的事務時，也把南北投社，以及猫羅等社（Tausamatto, Tausa Talechey, Karkar Sakaleys, Kakar Barroch, Tausa Bata）都報告在內。<sup>26</sup> 換言之，彰化縣淺山區的社頭大武郡社、猫羅，南投縣內南、北投兩社，以及臺中萬斗六一帶，被劃分在二林地區之內。

因此，可看出荷蘭時代的二林、虎尾教區大體上就是黃叔瓚的北路諸羅番三、六，外來者的分類，有其一貫之處。要而言之，可能都是屬於 Favorlang 族語區。比較有問題的地方，是東斗六等接近山區的番社。至少，從語言及相關資料來看，東斗六社應屬諸羅山語系，與民雄的關係較密切，與虎尾的 Babusa 族關係較遠。外人分類與當地族群語言究竟存在何種關係，是我們緊接著要討論的問題。

## 四、殘存語言資料所透露的族群關係

### （一）荷蘭文獻有關語言資料

既然不管清代或荷蘭時代，統治者會因行政上需要，而將轄下原住民分區、分類。而且為了統治溝通方便，他們的分區分類，除了因應地理環境外，多少會考慮到將語言相同族群劃歸同一管理區域。所以，接下來我們將盡可能利用殘存的平埔族語料或相關語言資訊，討論分區內的各番社是否同屬一語系，以便進一步探索所謂的洪雅族到底是怎樣的族群。

稍稱幸運的是，荷蘭時代因東印度公司曾在番社間推行基督教教育，編有教材與語彙等文獻。儘管西拉雅語已成死語，但其語彙與雙語對譯馬太福音，甚至

---

<sup>26</sup> DZ IV, pp. 269-270, 300.

是新港文書迄今仍流傳於世，目前在學者的努力下，「復原」指日可期。<sup>27</sup> 此外，荷蘭時代也留有雲林、彰化一帶的平埔族語彙《虎尾語典》，實為今後研究者重構「虎尾=Babusa 族」語言與社會組織等面向的不可或缺材料。<sup>28</sup> 把《虎尾語典》與清代方志所收的語料比對之後（參見附錄一），已可確定如今被歸類為「洪雅族」的雲林貓兒干社、南社，是屬於 Babusa，也就是虎尾族。

但也美中不足的是，哆囉囑、諸羅山、大武郡，以及貓羅、南北投社並未留下如上述的豐富語料。我們只有透過荷蘭相關文獻，為他們的語言，乃至是族群關係做蛛絲馬跡的追蹤。

常被國內研究者引用的荷蘭文獻《巴達維亞城日記》或相關書信中，曾提到 1644 年 11 月左右，有范步廉牧師（Van Breen）被調派到北路虎尾地區學習「Tarrocaij」語，以備日後宣教之用，「Tarrocaij」即觸階話。「觸階話」，是諸羅山到鹿港馬芝遴（Dorenap）之間 14 至 15 個番社所使用的語言。<sup>29</sup> 這段記載，很容易讓人誤解成諸羅山社屬於虎尾族語系；而且，所謂「觸階話」的「Tarrocaij」族稱，又與哆囉囑（Tarokei / Dorok）音近，有時令人不免推測哆囉囑亦與虎尾族同群。<sup>30</sup> 然而，謹慎追究後，可確定各有所屬，不容混淆。

總之，觸階話（Tarrocaij）就是虎尾話，它是首屆正式地方會議的公共用語之一，當時與會的諸羅山長老也以虎尾話發言。<sup>31</sup> 諸羅山社長老可以講虎尾話，

<sup>27</sup> 新港文書研究可見李壬癸、土田滋、K. Alexander Adelaar，與翁佳音等人之相關研究。相關研究目錄可見，李壬癸，〈新港文書的收集、整理和解讀〉，收於李壬癸編著，《新港文書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10），頁 1-14。

<sup>28</sup> William Campbell, *The Articles of Christian Instruction in Favorlang-Formosan, Dutch and English, from Vertrecht's Manuscript of 1650: With Psalmanazar's Dialogue between a Japanese and a Formosan, and Hapart's Favorlang Vocabulary*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übner & Co. Ltd., 1896), pp. 122-199. Favorlang 有人譯成「費佛朗」。

<sup>29</sup> 村上直次郎譯注、中村孝志校注，《バタヴィア城日誌 2》（東京：平凡社，1972），頁 296；Willy Abraham Ginsel, *De Gereformeerde Kerk op Formosa: of de lotgevallen eener handelskerk onder de Oost-Indische-Compagnie, 1627-1662*, pp. 56-57; Willia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903), pp. 203-206.

<sup>30</sup> Junius-A'dam 十七董事，1636-9-5: "There are five other villages to the north of Tarokei, situated two days from Sinkang. They are called Dalivo, Jarissang, Valaula, Tossavang, and Dovoha." Willia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p. 137. 如此，Tarokei 就不是二林了！而是哆囉囑（Dorok）的誤寫；"Noordelyk van Tarokei, dat 2 dagen gaens van Sincan leit." J. A. Grothe, ed., *Archief voor de Geschiedenis der Oude Hollandsche Zending*, deel III (Utrecht: C. van Bentum, 1886), p. 116.

<sup>31</sup> *DZ II*, pp. 238, 242.

另一方面似乎也會西拉雅語，因為諸羅山既屬麻豆教區，開始時可能是使用新港語教學。<sup>32</sup> 但這並不表示諸羅山番社沒有自己的語言。因為到了 1656 年前後，由於荷蘭牧師已學會民雄打猫社番語，因此採用當地「自己語言」從事基督教教育，而打猫社語言與「諸羅山社相同」。<sup>33</sup> 顯而易見，諸羅山與打猫社的語言，應是稍有異於西拉雅、虎尾語。

其次，再看大武郡等番社。1654 年時，彰化淺山地區的柴坑社 (Bobariang)、大武郡 (Tavokol) 與東斗六 (Talac Bajan) 三社番人請求公司派遣學校老師到該地教學，當局原以老師人數不足，無意照辦。但牧師卻認為可以就近變通幫助，他們以「地方情形 (geleentheijt)」及語言相似，而議請將柴坑社劃歸二林教區，大武郡歸虎尾教區，東斗六則屬諸羅山教區。<sup>34</sup>

劃歸諸羅山教區的東斗六社，由於牽涉到臺灣近代初期平埔各族之交流歷史問題，下一節再予討論。如照荷蘭牧師所說因「語言」相似而欲合併的建議，似乎柴坑、大武郡都屬於 Babusa 了。然而，對此段記載，我們仍須謹慎閱讀文脈。一方面，大武郡社的語言明顯與虎尾語族不同 (參見附錄一、附錄二)，另一方面，則是合併之另一因是視「地方情形」，應係指基於地點接近的考慮。所以，劃歸教區之議仍是教會行政便宜之計，不可貿然視兩者為同一語系。

大武郡等社的語料雖幾無留存，但荷蘭相關文獻卻足以讓我們拼湊彰化淺山地帶番社的片面族群關係。從《臺灣城日誌》的地方集會紀錄上，可發現打廉 (Terriam) 小社出身的番人充當大武郡、柴坑社以及「茄荖 (Kakar)」猫羅社群的頭目，而且這些番社間曾有自行合併之舉。<sup>35</sup> 這裡所說的「茄荖 (Kakar)」社群，是指「打哈巫 (Tachabou)」、Sakaley 以及「猫羅 (Baroch)」，<sup>36</sup> 大致分

<sup>32</sup> 老師由麻豆方面派遣。教材用戴雍 (Robertus Junius) 編寫的教理問答，為新港語。Willy Abraham Ginsel, *De Gereformeerde Kerk op Formosa: of de lotgevallen eener handelskerk onder 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1627-1662*, p. 92. Gravius 雙語't Formulier 云：西拉雅語...Doroko、Tilocen, gesproken en verstaan werdt. Daniel Gravius, *Patar ki tna-'msing-an ki christang, ka tauki-papatar-en-ato tmæu'ug tou sou ka Makka Si-deia. Ofte 't Formulier des Christendoms, met de verklaringen van dien, inde Sideis-Formosaansche tale* (Amsterdam: Michiel Hartogh, 1662), p. 5.

<sup>33</sup> *DZ IV*, p. 72.

<sup>34</sup> *DZ III*, pp. 377-378; Baubarion (sic!= Bobariang), Talac Bajar (sic!=Bajan).

<sup>35</sup> *DZ II*, p. 549; *DZ III*, pp. 10, 103.

<sup>36</sup> *DZ II*, pp. 369, 549. 此處的社名於記載中拼音亂，Tachabeu、Sakaley (Sachalay / Oackaleij)、Bararoch / Baroroch。

布於彰化縣阿束社及南投縣北投社附近之間。<sup>37</sup> 如果進一步核對清代大武郡與南、北投社的殘存語料，大致可認定他們是同一語群（參見附錄二）。換句話說，語言學家將臺中縣大里以南至彰化、南投沿山一帶的番社歸類為「洪雅」之亞群，如不考慮族稱正確與否，僅就文獻資料而論，亦可支持這種分類應有其事實性。

雖然，現存語料難以支持大武郡、南北投與諸羅山是否互為方言關係，荷蘭文獻倒是曾提及荷蘭人拿獲大武郡番人，因缺乏通事溝通，須到諸羅山才能得解其語言者，可見兩族群之間應有某種親近性。<sup>38</sup> 不過，這種親近性，猶不宜逕行解釋成兩者互有方言關係。畢竟，如後所述，諸羅山與二林等社，也有某種親近或交流，但兩者間語言互異。這促使我們改採族群交流角度解釋，反而更能動態地看出平埔族被忽視之歷史。關於這點，我們就留待第五節討論。

最後，談談哆囉嘓社。此社分布範圍，大致在嘉義與臺南交界的岩前、東山（番社）、白水溪、六重溪與吉貝要。<sup>39</sup> 至少在荷蘭政教勢力尚未完全進入之前，如《臺灣城日誌》所示，當荷蘭人要與（北）鄒族溝通時，得經 3 個通事重重轉譯，亦即荷蘭話講出後，先由通事翻譯成西拉雅語，接著轉譯為哆囉嘓話，然後再翻譯成布農、鄒族語（小 Tackapoelang 的語言）。<sup>40</sup> 由此可見，哆囉嘓與西拉雅語各有自己的語言。那麼，哆囉嘓是否與諸羅山社同屬所謂的「洪雅」語族？如下所論，答案卻又無法完全肯定，哆囉嘓應該自成語系。

## （二）清代文獻及後來留存的零星語料

清代方志類或宦遊文人的文集中，多少有收錄番人風俗與語言。較為人所熟悉的，可舉十八世紀初之《諸羅縣志》、〈番俗六考〉（《臺海使槎錄》），以及十九世紀末《雲林縣採訪冊》等等。這些清代文獻所錄漢字音譯語料，今後仍值得再轉為羅馬拼音，以作為進一步的語詞或文法分析之用。如前所述，黃叔瓚

<sup>37</sup> 地方會議名單，參見：DZ III, p. 9. 相關考證見翁佳音，〈水沙連的早期史論：從荷蘭文獻中的水沙連談起〉，《臺灣風物》63: 1（2013 年 3 月），頁 29-59。

<sup>38</sup> DZ II, p. 365.

<sup>39</sup> 參考吳新榮，〈追跡洪雅族後裔〉，《南瀛文獻》（臺南）7（1961 年 12 月），頁 102-104。

<sup>40</sup> DZ III, p. 7; DZ II, p. 264. 再從小 Takapoelangse 語翻譯成 Outwangh 與 Nieuwangh 的語言。Nieuwangh ofte Tapangh. Lijste aller dorpen, huijsen ende sielen staende onder 's Compagnies gehoorsamheijt op Formosa, in dato 1 Maij, VOC 1176, fol. 781.

所錄番歌，係透過地方官蒐集，而地方官往往是藉著地方人士採記。<sup>41</sup> 因此，在轉為羅馬字拼音時，原則上以福佬話發音。這些漢字語料，大致上用文讀，有時卻須白讀為之。<sup>42</sup> 故有巡臺御史范咸稱「問俗尚期通譯語，采詩未敢笑前人」。<sup>43</sup> 村上直次郎《新港文書》轉譯不少語料，但似乎有問題。

儘管語料轉譯原則大體如上，我們仍發現清代文獻所錄語料，似乎不完全以福佬話文白讀。官宦文人在編輯成書時，多少有更改用字的現象，所以有時得用官話發音方能求得更正確的原音。<sup>44</sup>

基於上述認識，我們把與本文論旨有關的語料初步整理在附錄中。由附錄一可見，北路諸羅番三中的貓兒干、西螺、東螺、他里霧、猴悶、南社、阿束、大突、眉裏、馬芝遴等清代番歌語彙，幾乎都可在荷蘭時代所編的《虎尾語典》中找到對應之單字或語詞。所以，更可確定這些番社同屬一語群。

然而，大武郡社與南北投社（參見附錄二），很明顯與上述貓兒干等社語言不同（參見附錄一、附錄二），與日治時代初期在埔里所採錄的北投社語彙有符合之處。<sup>45</sup> 而且大武郡等社與諸羅山社的語彙（參見附錄三）比較之下，也差異甚大。因此，可以再確定這三個社群，語言是不一樣的。

其次，我們再回頭討論〈番俗六考〉中被分類於北路諸羅番二的諸羅山與哆囉囉，是否同一語族？附錄四的哆囉囉番歌語料，乍見之下，福佬話佔了一定比例。這可能是清領臺之初，哆囉囉社就已經與新港、蕭壠、目加溜灣，及大武壠等社一樣，因「去府治頗近，多事耕田，猶能以錢貿易」，<sup>46</sup> 亦即已相當程度漢

<sup>41</sup> 例如，如鳳山教諭朱仕玠請鳳山八社熟番趙姓偷生，用漳、泉土音記下淡水社語，名曰：「下淡水寄語」，參見：朱仕玠，《小琉球漫誌》（文叢第3種，1957；1765年原刊），頁97。

<sup>42</sup> 土田滋著、黃秀敏譯，〈平埔族各語言研究瑣記（上）〉，頁12；歌詞記音問題，像是佐藤文一，〈「臺灣府誌」に見る熟蕃の歌謠〉謂用廈門音，非白讀而是文讀，佐藤得當時臺北第一師範學校臺語教師劉克明的幫助（他是漳州系？）。可惜參考資料與考證過程省略。其實他所注的音，有時候也用白讀，如：林 Na、Lim；力 Lat、lek。佐藤文一，〈「臺灣府誌」に見る熟蕃の歌謠〉，《民族學研究》2:2（1931年4月），頁369、372。

<sup>43</sup> 六十七輯著，《使署閒情》（文叢第122種，1961；1746年原刊），頁41。

<sup>44</sup> 例如：「地」，打貓社發音：Uvun，《諸羅縣志》烏叻「U-wen」；這種情況特別在《諸羅縣志》表現很清楚，因番語部分，某些特定之字常會註明「依土音」（白讀），如「捨」。Olu、頭曰烏，Asa、足曰阿撒。周鍾瑄，《諸羅縣志》（文叢第141種，1962；1717年原刊），頁175-179。

<sup>45</sup> Tsuchida Shigeru,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Austronesian Languages of Sinicized Ethnic Groups in Taiwan Part 1: West Taiwan", 頁585, 第339條。喝酒是「Man itan」蠻乙丹、隨、斗六。

<sup>46</sup> 蔣毓英，《臺灣府志》（文叢第310種，1977；1685年原刊），頁98。從服飾上，也有類似的描述

化之故。附錄五的哆囉囑與諸羅山語料比較，表面上，差異是存在的，但語詞相似者不少，不過這些殆半是其他語族的共通詞彙。由於可供比較的語料稀少，我們只好再引清代方志曾提及：「（諸羅）縣治以南，聽差者曰『咬訂』；諸羅山、打猫各社，謂之『猫踏』……斗六門以北曰『猫鄰』」，<sup>47</sup> 用以間接證明哆囉囑不只與諸羅山、新港西拉雅等不同，而且與大武郡、南北投亦有異。<sup>48</sup> 無論如何，現行分類把哆囉囑番歸類為諸羅山語或西拉雅族，恐怕不盡正確。

清代語料中，比較奇特的是他里霧社的番歌中福佬語更多。清末文獻云：「他里霧舊無番社；乾隆二十二年生番歸誠，安插於此。」<sup>49</sup> 記載本身有問題，他里霧本來就有番社。如此，是否斗南遷到這裡，仍為同一語系。

斗六柴裡社，本社在清代一直被書寫成其他番社遷來，剛好與前舉的荷蘭時代資料相符合。番語經土田滋的比對，25 個單字裡，有 20 個字是布農族的（參見附錄六）。為何會如此？他認為最遲至十九世紀末「Hoanya」人在該地區與布農族應該有密切的關係。<sup>50</sup> 從歷史的長期觀點來看，斗六及斗六門至遲在荷蘭統治時代，即已經是通往竹山之要道，如荷蘭資料中活躍於水沙連內外的漢人圯哥（Kiko），以及明鄭時代據傳說已有參將林圯在今竹山開墾路線。<sup>51</sup> 所以，柴裡社與斗六門兩地還是要謹慎敘述。儘管如此，從黃叔瓚 1720 年代所錄之斗六門番歌，可看出應仍是同一語群所遷來。由荷蘭的資料，粗略可知道諸羅山、斗六、他里霧、打猫有同語或者某種親密的關係，至於他們本身是否自認為同一族群，恐怕是無法知道的。

「數年來，新港、蕭壠、麻豆、目加溜灣諸番衣褲，半如漢人；冬裝棉。哆囉囑、諸羅山亦有倣效者。」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156。

<sup>47</sup>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165。

<sup>48</sup> 「縣治以南」，若參照《小琉球漫誌》：「北路聽差者，曰咬訂；又謂之猫踏，又謂之猫鄰」（朱仕玠，《小琉球漫誌》，頁 87。）可推定「咬訂」應為哆囉囑語，至於新港西拉雅，稱「麻達」，見黃叔瓚，《臺海使槎錄》，頁 96；Mata。又，麻達（踏）可當通稱，故黃叔瓚稱哆囉囑麻達遞送公文歌。猫鄰是否為虎尾語？

<sup>49</sup> 倪贊元，《雲林縣採訪冊》（文叢第 37 種，1959；1894 年原刊），頁 93。

<sup>50</sup> Tsuchida Shigeru,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Austronesian Languages of Sinicized Ethnic Groups in Taiwan Part 1: West Taiwan", 頁 708。

<sup>51</sup> 討論於翁佳音，〈水沙連的早期史論：從荷蘭文獻中的水沙連談起〉，頁 29-59。

## 五、平埔族遷徙或交流的歷史問題

荷、清文獻所記錄語料其實相當不足，且其族群分類並非以語言為主，而後來日人所搜集的相關語料，實際上來說也相當少，但透過上節討論，帶出另一思考，從第四節第一項的討論可得知，平埔族往來圈的關係。從清代文獻〈番俗六考〉將貓羅、水里社一起放在「北路諸羅番六」中；荷蘭文獻中，與大武郡有同族關係的柴坑（Bobariangh）社，和大肚三社一起擁有自己的贖商，<sup>52</sup> 這個事實，一反語族角度。但想到臺中 Papora 族的大肚番仔王，此族鼎盛時期所統轄之域，除沙轆、牛罵等同語族番社外，主要是大肚溪上游烏溪流域的柴坑、貓羅與南北投社，則可推出一個值得討論的假設性論點，即：這些番社，雖或各屬不同語群，但自古以來即存在來往。

### （一）斗六門的門內乾坤

第二節提到伊能嘉矩將斗六門社的族稱標誌為「Lloa」，記音方法稍顯特殊，似乎是採用西班牙文字母的「ll」來拼音，不過，在其他文章他卻用片假名將 Lloa 記成：ロツア（Loh-a），<sup>53</sup> 為何如此，原因不詳。但有趣的是，今嘉義市內諸羅山社屬於伊能分類裡的 Lloa 族，而在荷蘭時代，諸羅山社（Tirosen）有另外一個名稱：「Laos」，<sup>54</sup> Lloa 與 Laos 兩者也許同為一詞亦說不定。

然而，還是有個問題必須解決。今雲林縣斗六鎮的柴裡社，或是附近的斗六門舊社，在族群歷史上是個值得正視之處，它們是否與諸羅山社同屬一族群，下面的論證恐怕仍屬必要。斗六門，為斗六地區入山之門，荷蘭時代有 Talack 社，與「斗六（taó-lak）」同音，不過它是嘉義民雄打貓社（Davoha）的另一名稱，並非今天的斗六。<sup>55</sup> 反而是另一個番社「阿里山社（Arisangh）」，又稱「東斗六社（Talack Baijen）」，<sup>56</sup> 比較有可能是今斗六的柴裡、斗六門社。

<sup>52</sup> 大肚三社（Daridas）和柴坑（Bobariangh）是一個贖商，貓霧束（Baubasack）本來和前述大肚三社（Daridas）一起，後來有自己的贖商。DZ III, p. 490; DZ IV, p. 170.

<sup>53</sup> 伊能嘉矩，〈臺灣通信（第二十八回）〉，頁 126-127。

<sup>54</sup> DZ II, pp. 469, 547.

<sup>55</sup> DZ II, pp. 470, 548.

<sup>56</sup> DZ II, pp. 470, 548. 注意，此阿里山社，不是指今天阿里山鄉，這是地名問題。Bajan，虎尾語中為東方之意。



照荷蘭文獻記載，「阿里山社」、「東斗六社」，在民雄之東；阿里山森林，離諸羅山半天路程，<sup>57</sup> 而且如下節所述，兩社在荷蘭時代末期因故而欲結合成一社，所以，斗六東社與打猫社應該不會距離太遠。在這種情況下，柴裡社不太可能是荷蘭文獻中的東斗六社。

不過，由清代文獻有「斗六門舊社去柴裏十餘里，在大山處」，「柴裏社番姓，在縣城東門內……至於分住城外及尖山坑內者……。」<sup>58</sup> 之記載，兩處文獻所記若無重疊，則大概可推知柴裏社有分住城外及尖山坑。所謂的斗六門舊社，應為所謂的「在大山處」，應是林內鄉的斗六東，今斗六東位於斗六東溪中，夾於兩山之間；另一「尖山坑」，即在今古坑鄉。

或者 Talack 是一個大地區，因「斗六門山甚多，北山在半線社，南山在大武郡社界」<sup>59</sup> 「門」字有其意義！似乎是大武郡社之南開始稱斗六？

清領臺之初，蔣毓英《臺灣府志》提到：

北路之斗六門，自二重埔而進，至於林驥，環溪層拱，有田可耕，為野番南北之咽喉，路通哆囉滿，買豬抹、里（sic.=黑）沙晃等種，匪人每由此出入。<sup>60</sup>

及至《諸羅縣志》亦寫道：

斗六門以東，如林圯埔、竹腳寮各處，路可通雞籠山後諸社，不必盡由大甲……。

由斗六門山口東入，渡阿拔泉（溪），又東入為林翼埔，亦曰二重埔，土廣而饒，還以溪山為水沙連及內山諸番出入之口，險阻可據，有路可通山後囉哆滿……。<sup>61</sup>

據此可知，由斗六門為至後山之途，由斗六門至林驥（林圯埔、林翼埔），<sup>62</sup> 行

<sup>57</sup> DZ IV, p. 244.

<sup>58</sup>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 109；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頁 30。

<sup>59</sup> 蔣毓英，《臺灣府志》，頁 35。

<sup>60</sup> 蔣毓英，《臺灣府志》，頁 240。

<sup>61</sup>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111、286。

<sup>62</sup> 翁佳音，〈水沙連的早期史論：從荷蘭文獻中的水沙連談起〉，頁 29-59。

經中央山脈，可能透過今八通關古道至花蓮。這條路線，在有文字歷史以來即出現，不排除有布農族人遷到這裡來，主要是斗六門至林驥，入水沙連，十分相近；以及，十八世紀初的文獻也說：「阿里山……番剽悍，諸羅山、哆囉囑諸番皆畏之；遇諸途，趨引避匿」。<sup>63</sup> 換句話說，阿里山一帶的番人會外出，同時，要注意的是阿里山不只是鄒族而已，也有布農族。

## （二）中途之社：哆囉囑

哆囉囑，荷蘭文獻記為 Dorcko，如前所述，原本麻豆牧師兼管哆囉囑、諸羅山、大武壠，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這四個地方多有接觸，且與其他諸社多有接觸、交流的關係。1641年，荷蘭人驅逐西拉雅女祭師（Inbis）至諸羅山，<sup>64</sup> 再由諸羅山移至哆囉囑，哆囉囑成為這些女祭師的收容之地。但教會流放西拉雅族的250名女祭師到哆囉囑將近11年，其中202人死於年老、窮乏，最後，僅48人得以重返。<sup>65</sup> 1643年在哆囉囑也開了一間學校，由麻豆番社出身的本地人老師到那裡任教。<sup>66</sup> 因此，在語言上，和前述的諸羅山一樣的情況，可能會多少受到西拉雅族的影響，然哆囉囑不同於西拉雅語。這附近的數社，如哆囉囑、諸羅山、大武壠都有一樣的情況，都被以新港語教導教會教義。<sup>67</sup>

1659年大武壠社人（Tevorangers）因故搬到麻豆社與諸羅山社之間的哆囉囑社，<sup>68</sup> 後來的荷蘭文獻稱搬下來的人為哆囉囑的大武壠人（De Dorkose Tevoranger）。<sup>69</sup> 而大武壠社有部分人下遷的哆囉囑之地在「哆囉囑東邊一小時路程」，麻豆人稱這些為大武壠人：Touvavullbulang，哆囉囑人稱為 Likogh，大武壠人（Flipourangeren）則稱為：Varevarcan。<sup>70</sup> 1661年諸羅山政務員 H. van der Minnen 報告：大武壠人22家戶逃到 Dadonock、Taroquan（離諸羅山兩、三天

<sup>63</sup>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173。

<sup>64</sup> Willy Abraham Ginsel, *De Gereformeerde Kerk op Formosa: of de lotgevallen eener handelskerk onder de Oost-Indische-Compagnie, 1627-1662*, p. 50.

<sup>65</sup> Willia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pp. 288-289.

<sup>66</sup> Willia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p. 193.

<sup>67</sup> Willia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pp. 302-303.

<sup>68</sup> *DZ IV*, p. 317.

<sup>69</sup> *DZ IV*, p. 327.

<sup>70</sup> J. E. Heeres, *Corpus Diplomaticum*, 2de deel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31), pp. 149-150.

路程)定居住下來,當局設法叫回。<sup>71</sup> Taroquan 應為 Tarraquangh, 即大路關(今屏東縣高樹鄉)。如此,似乎在暗示大武壠至大路關之間,都是屬於同一活動區域,也就是後來所說的 Taivoan 族。

### (三) 漢人大量來臺之前的平埔族遷徙

造成如上族群交雜、難以判斷歸屬的現象,除了原住民本身自古以來自主性的區域間交流外,或許可以注意荷蘭時代的「理番政策」。荷蘭時代的政策,是鼓勵住在山區的原住民遷居到平地,或是將小社集合為一社。高屏一帶,甚至是臺東、花蓮均有這種情形。所以,歷次的全島地方會議,都有規定。

上文所提的大武壠人,也因此於這幾年有所移動,似乎一改過去對大武壠傳統區域被佔領而遷徙的說法。<sup>72</sup> 從筆者另文,也已經證明大武壠社活動範圍包含北到嘉義阿里山境內的大龜佛(Tackka Poulangh),或往南到大路關(Terroquan),<sup>73</sup> 值得一提的是,在荷蘭時代,大武壠社人已經遷徙到哆囉囑一帶,而移至哆囉囑的大武壠人,為清代大武壠派社,應可重新驗證近人研究。<sup>74</sup>

同樣的問題,以本文主要討論的區域為例,該區域有 Bellelaula 人到打猫(Davoha)住;諸羅山人到他里霧住。<sup>75</sup> Balauala / Balavala / Balabala 舊稱 Volala,與 Dovoha 有關,在土庫與民雄之間。<sup>76</sup> 1648 年 Balabala 人尚為獨立一番社,<sup>77</sup> 同年戶口表,打猫社為 100 戶(305 人),Balabalay 則為 27 戶(72 人)。<sup>78</sup> Balabala 人後來遷到打猫社,1650 年到 1651 年之間 Balabala 遷入打猫。<sup>79</sup> 1650 年戶口表

<sup>71</sup> DZ IV, pp. 340-341.

<sup>72</sup> 荷蘭文獻也記錄到大武壠與周邊社群的傳統獵場與習慣,似乎沒有那麼簡單。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The Formosan Encounter*, vol. 3 (Taipei: Sh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2006), p. 299.

<sup>73</sup> 翁佳音,〈初次噶吧哖事件:文獻再解析的必要〉,《原住民族文獻》(新北)22(2015年8月),頁38-44。亦收於原住民族委員會編,《原住民族文獻雙月刊:第4輯(第19-24期)》(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2015),頁218-224。

<sup>74</sup> 「係西拉雅族侵佔大武壠社,後其一部再於乾隆初期爬山越嶺,而到現住山麓,擇為居所,開拓其地,故稱為大武壠派社……。」盧嘉興,〈臺南縣下古番社地名考〉,收於臺南縣政府民政局編校,《輿地纂要》(臺南:臺南縣政府,1981),頁56。

<sup>75</sup> DZ III, p. 310.

<sup>76</sup> DZ II, p. 547.

<sup>77</sup> DZ III, p. 8.

<sup>78</sup>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The Formosan Encounter*, vol. 3, p. 231.

<sup>79</sup> DZ III, pp. 103, 108.

上已經是打貓和 Balavala 共為 122 戶 (379 人)。<sup>80</sup>

接著整併入打貓為東斗六 (Arissang of Talacbayen) 社。1655 年荷蘭人要求東斗六能搬到打貓或土庫，要求儘早燒燬他們的村落，以落實移居。<sup>81</sup> 1656 年 2 月 19 日北路地方集會打貓和斗六東合併。<sup>82</sup>

除了打貓，非整體族群內、而僅少數人的移動也存在。1657 年，諸羅山政務員魯恩 (Nicolaas Loenius) 信中有云：有四、五家二林人，從諸羅山搬去他里霧 (Dalivo)，遵照命令將用友善的方法遷移二林人到諸羅山。<sup>83</sup> 此例顯示這些二林人至少搬了兩次家。

東斗六在十七世紀搬家已有荷蘭文獻記載，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的臺灣方志，有云：

相傳斗六門舊有番長，能占休咎；善射，日率諸番出捕鹿。諸番苦焉之，謀殺之；血滴草，草為之赤。社草皆赤，諸番悉以疫死，無噍類。今斗六門之番，皆他社來居者也。<sup>84</sup>

1720 年代之紀錄：

斗六門舊社去柴裏十餘里，在大山之麓，數被野番侵殺；後乃移出。今舊社竹圍甚茂，因以為利；逐年土官派撥老番數人，更番輪守。<sup>85</sup>

又云：

柴裏社番潘姓，在縣城東門內……至於分住城外及尖山坑內者，男女多販柴為活，言語一如漳人，詢其番語奚若，率無以應；即間有頭目老番，亦僅知一二如下所採番話云。<sup>86</sup>

<sup>80</sup>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eds., *The Formosan Encounter*, vol. 3, p. 289; VOC 1176, 781v.

<sup>81</sup> *DZ III*, pp. 310, 464.

<sup>82</sup> *DZ IV*, p.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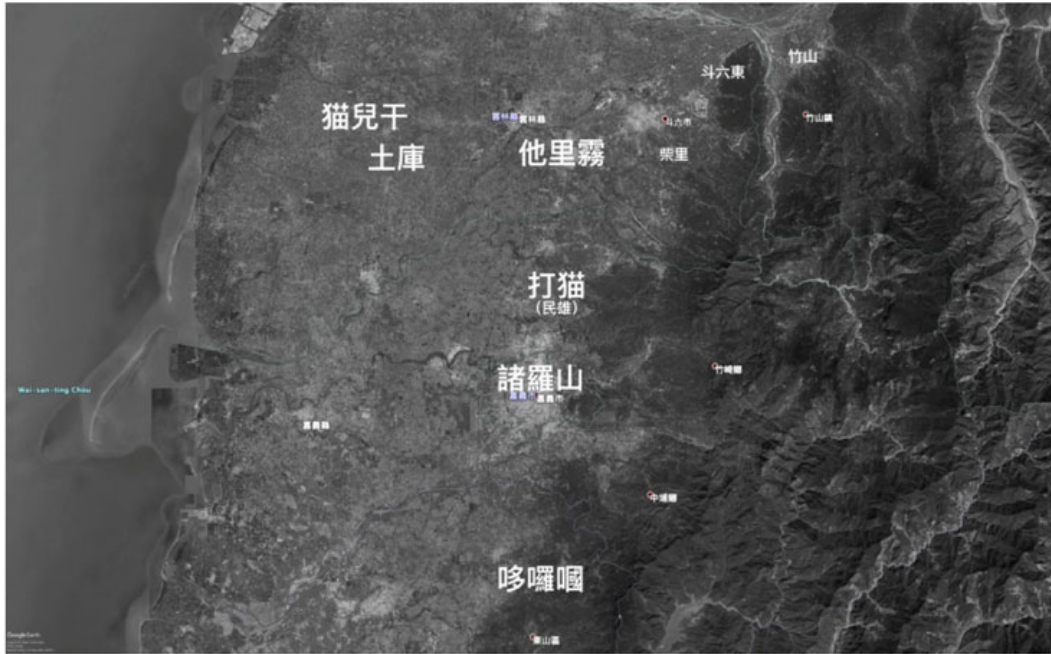
<sup>83</sup> *DZ IV*, pp. 218, 244.

<sup>84</sup>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290-291。

<sup>85</sup>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頁 109。

<sup>86</sup> 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頁 30。

資料相互印證下，斗六門社至少在十七世紀就已經遷徙他處，而由其他社群或氏族所鸚巢鳩佔。



圖二 雲嘉南相關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Google Earth，下載日期：2021年9月11日，網址：<https://earth.google.com/>。

## 六、結論

以上只是分析為荷蘭人以及清代的認識，並不代表他們的分類絕對正確，或者當地的原住民也這樣自我分類。臺灣原住民歷史研究上的族群分類，只是為了方便，如同統治者為了方便治理而分類，與族群自身的認同，應該沒有必然的關係。換言之，從荷蘭與清代之外人的分類觀點，以及從現存的零星語料來看，所謂的「Hoanya」族畢竟是日治時代晚期以後的看法，而且族稱本身也大有可議，而此族很難分類，就前述的討論而言，原本被稱為「Hoanya」族的族群，應該分

別為虎尾族，以及諸羅山、東北彰化的 Kakar 族。另外，哆囉囑應該是另外一個族群，與大武壠等相近。如果勉強分類，分為：大武壠、諸羅山與虎尾。

「Hoanya」族名稱的來源，與伊能嘉矩有關，但伊能調查中部一帶，是為「蕃人」教育之事，編《臺灣蕃人事情》。長久以來，分類逐漸固定化，讓研究者疏忽彼此間的流動性，筆者倒是提出另外一思考，不再侷限於外人的分類，而是透過外人的紀錄，指出他們在歷史上與鄰近的番社，是保持著一種往來或者非對敵意識的族群關係。至少，從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哆囉囑與大武壠、大傑巔之間，自荷蘭時代以來，就保持著往來或遷徙的關係，而這種關係，在目前的學說被解釋成十八世紀中葉以來的被迫遷徙。不知是大遷徙的論述對，還是荷蘭或清代初期文獻有問題。

## 附錄一 Favorlang 語料

1、「北路諸羅番三」，〈番俗六考〉<sup>87</sup>

漢音	拼音	《虎尾語典》	備註
下侯落	Haholo	Arro	裝飾品
搭搭干	Tatakan	Taddakal	裝飾品
老佛 <sup>88</sup>	lau-put	Naupoot	麻布
獨薩里	Tok-sa-li	Tossari	樂器名

2、《雲林縣采訪冊》：<sup>89</sup> 西螺保番話<sup>90</sup>

漢音	拼音	《虎尾語典》	漢譯
打思	Tasu	Dáso	米
打蠻	Taman	naman	食
打麵麵	Tamimi	Tammimme	地瓜
打朥朥	Talutlut? Tanana?	To	水

<sup>87</sup>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 105-106。

<sup>88</sup> 「又織麻布，名老佛」。

<sup>89</sup> 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頁 107，西螺堡。

<sup>90</sup> 比對其語言，西螺保社語是虎尾族語相近。

3、〈番俗六考〉番歌<sup>91</sup>(以下斜體字為佐藤文一的解讀，<sup>92</sup> 他參考 Campbell 的字典部分，一併放入)

## (1) 二林、馬芝遴、貓兒干、大突四社納餉歌

漢語音譯	漢譯
<b>吧圖吧達 敘每鄰</b> Pa-oom Simiri = 呼喊 <i>Paoan pa tat su: mui lin</i>	耕田園 見 maoom? Paa-oabi padaat or ptat, paptat
<b>其嗎 耶 珍納</b> Kima ja tinna <i>Ki ma ia ti na</i>	愛好年景
<b>夫 甲馬留 文蘭</b> Fu Kamaliu Bün-lân Kmarior Binnan 跟(追)隨 <i>Hu kap ma liu bu:n</i>	捕鹿去
<b>其 文蘭 株屢</b> Ki <i>Ki bu:n lam tu lu</i>	鹿不得逸
<b>甘換 溜沙 麻力 岐甘換</b> Kamoia Barieg 錢 <i>Kam hoa:n liu sa ma lat ki kam hoa:n</i>	易餉銀得完餉
<b>馬尤 耶 嘮耶 其喇 印耶</b> Lo-ya Ina? 老爺 我(耶 = 那?) <i>Ma iu ia lo ia ki li: in ia</i>	可邀老爺愛惜
<b>圍舍 呵 煞 平萬耶 嚙 其 喃買逸</b> Ichamman o cha Rummit 飲 酒渣 合唱 <i>Qan<sup>93</sup> ham o sat peŋ ba:n ia ho ki lam mai ek</i>	我等回來快樂，飲酒酣歌 pichaman

<sup>91</sup>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109-107、117。<sup>92</sup> 佐藤文一，〈「臺灣府誌」に見る熟蕃の歌謠〉，頁366-420。<sup>93</sup> 因佐藤文一採用的本子作「園」。



## (2) 南社會飲歌

漢語音譯	漢譯
吧老灣 其嗎流 未矢 <i>pa lo oan chi mario<sup>94</sup> biat si</i>	耕田園遇好年歲 Paloan <sup>97</sup>
吧思 沙螺 吧思 轆鎖 脫殼 杵 樁米白； 米 Pasi? Sorro Ráas <sup>95</sup> ； Dasso <i>Basi Soale Basi Laso?<sup>96</sup></i>	收得麻收得米
馬溜 文蘭 其 打咳 Maliu Bún-lân Marior Binnan tacho 非常 <i>Ma liu bu:n lan ki tâ hai</i>	捕得鹿且多
打茅 打奈 打匏 公申 耶 奢 Tamau Tanai Taboesjam ja 父親 媽媽 <i>Tâ bau tâ na:i tâ pau koŋ sin ia tshia</i>	父子祖孫齊來飲酒
招 彌流 嚟 其 喃買逸 Zio Mirrit? Rummaït 腳跟 繫線？ 合唱 <i>Tsiau bi liu ho ki lam mai ek</i>	歡呼唱歌為樂

<sup>94</sup> 佐藤文一原「*ki ma liu*」。

<sup>95</sup> ráas: 譯成「束薪、柴束」杵樁米白、米 Ráas = rijstblok = rijstblok 樁米白, Campbell 譯成「柴束 faggot」; Sorro = 杵。

<sup>96</sup> 佐藤文一「*Pa su sa lo pa su lók so*」。

<sup>97</sup> pa = 動詞 + loan, 動詞化。「宰殺」、「操縱牛」。paúloan, Campbell 譯得不是很好。

## (3) 東西螺度年歌

漢語音譯	漢譯
<p>吧園 吧達 敘每鄰 無那  Si-mui-lin Bo-na  Simiri Bonna  (呼喊) 田園  Paoan patatsu: muilin buna  鴉叫聲 案山子 做 田園  Pa-oa-oa pu-ttazies merili<sup>98</sup> bonna</p>	<p>耕田園</p>
<p>馬流 平 耶 珍那 麻留 呵答  mario  好 要? 年 可? 成熟?  Maliu piia tinna moliu otap</p>	<p>愛年歲收成</p>
<p>夫 甲馬留 文蘭  Fu Kamalio Bún-lân  Binnan  捕 好 鹿  Hukap maliu bu:nlan</p>	<p>捕鹿  馬溜 = Marior, 在後面跟著。</p>
<p>甘換 麻文 欣 麻力  Kamoa him malek  mabo barieg、bare  愛惜 銅錢<sup>99</sup>  Kamoã mabu:n hiam malat</p>	<p>易銀完餉</p>
<p>密林嗎流 耶 嚙 噶含  Ichamman  造 良好 最? 酒 過年  Bitlim maliu ia ho uiham</p>	<p>可去釀酒過年</p>

<sup>98</sup> 此字似誤植，應為 merien。

<sup>99</sup> barieg、bare = copper, 原譯為銅，應該指清朝時代，原住民需以現金（錢）繳納「番餉」之銅錢。

## (4) 阿東社誦祖歌

漢語音譯	漢譯
嗎留 耶 茅 嗎吧那 Mario ja Mau Mabarra 好 父親 強壯 <i>Ma liu ia bau bu: ma pa na</i>	我祖翁最勇猛
麻里末 文蘭 布務務 <sup>100</sup> 八那 Maribaribat Binnan pana? 捕捉野獸、鳥、魚 鹿 <i>Ma li bi: bun lan po bu: bu: pa na</i>	欲鹿能活捉 mabana
吧出呂 其 甲買 打招 zio pah-tsio <i>Pa tut lu: ki kap mai tã tsiau</i>	鬥走直同於馬 無馬，故「買」可能等於「馬」 <sup>101</sup>
布務務 勃阿 沙 彌酣 Bobubu Bo-a Cha Micham (酒渣) 喝 <i>Po bu: bu: put o sa bi ham</i>	遇酒縱飲不醉

<sup>100</sup> 萬斗六社，pabubu, play, drama；埔里批杷，Tsuchida Shigeru,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Austronesian Languages of Sinicized Ethnic Groups in Taiwan Part 1 : West Taiwan”，頁 602，第 285 條。

<sup>101</sup> William Campbell, *The Articles of Christian Instruction in Favorlang-Formosan, Dutch and English, from Vertrecht's Manuscript of 1650: With Psalmanazar's Dialogue between a Japanese and a Formosan, and Happart's Favorlang Vocabulary*, p. 130.

(5) 半線社聚飲歌

漢語音譯	漢譯
<p>真 角 夫 甲 文 蘭  <i>Tsin kak hu kap bun lam</i></p>	捕得鹿
<p>支 備 辰 呵 打                    o        Ta                            土地、田園  <i>Tsi pi: sin o        tã = ta<sup>n</sup></i></p>	收得米
<p>密 林 嗎 流 呵 嚟                    o    ho  <i>Bit lim ma liu o    ho</i></p>	<p>做下酒            O : allerlei stercken dranken</p>
<p>保 務 務 其 阿 肖 萬 什 呵 嚟                    Ki-a-  <i>Po bu: bu: ki a siau ba:n sip o ho</i></p>	社眾齊來賽戲會飲

## 附錄二 南北投、大武郡語料

(以下斜體字為佐藤文一の解讀。<sup>102)</sup>〈番俗六考〉番歌<sup>103</sup>

## 1、南、北投社賀新婚歌

漢語音譯	漢譯
<b>引老 綸堵混</b> <sup>104</sup> Inlo 你 婚姻 <i>In lo. Lun to hu:n</i> <b>其 衣堵 眉打喇</b> 瑪瑙珠名 螺錢名 <sup>105</sup> <i>Ki i to bitalat</i>  <b>蠻乙丹 綸堵混</b> man ittan <i>pan it tan Lun to hu:ns</i>  <b>引老 覺夫 麻熙 蠻乙丹</b> Inlo Kak fu mahi man ittan 喝酒 <i>In lo. Kak hu. Ma hi. pan it tan</i>	爾新娶妻   我裝珠飾貝   慶賀新婚   爾須留我飲酒

<sup>102</sup> 佐藤文一，〈「臺灣府誌」に見る熟蕃の歌謠〉，頁 366-420。<sup>103</sup>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 106、117。<sup>104</sup>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 116。<sup>105</sup>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 116。

## 2、大武郡社捕鹿歌

漢語音譯	漢譯
覺夫 麻熙 蠻乙丹 man ittan <i>kak ku mo hi ban it tan</i>	今日歡會飲酒
麻覺 音那 麻嘈 斗六 府嗎 In na Taulak fumah <i>Mo kak im na motso to liɔk hu ma</i>	明日及早捕鹿
麻熙 棉達仔 斗描 <i>Mohi bian tat tsu to bian</i>	回到社中
描 音那 阿隴仔 斗六 府嗎 Taulak fumah <i>Bian im na o lɔŋ tsu to liɔk hu ma</i>	人人都要得鹿 Tagrɔk : <sup>107</sup> 小鹿
斗六 府嗎 麻力 擺鄰 隨 <sup>106</sup> Taulakfumah sui 鹿 銀 <i>to liɔk hu ma mo lek pai lin sui</i>	將鹿易銀完餉
嘎 隨 窪頑 熙蠻乙 Ha sui Oa-oan himanit 銀 換完 <i>ha: sui gɔan. hi ban it</i>	餉完再來會飲 <b>Favor: So-e</b>

<sup>106</sup> 貓羅社「銀=Sūi」(伊能<巡>),《雲林縣采訪冊》「蓑」(柴裡社?), Tsuchida Shigeru,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Austronesian Languages of Sinicized Ethnic Groups in Taiwan Part 1 : West Taiwan", 頁 625。

<sup>107</sup> Tsuchida Shigeru,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Austronesian Languages of Sinicized Ethnic Groups in Taiwan Part 1 : West Taiwan", 頁 615。

## 附錄三 諸羅山語料

(以下斜體字為佐藤文一的解讀。<sup>108</sup>)

〈番俗六考〉番歌<sup>109</sup>

## 1、諸羅山社豐年歌

漢語音譯	漢譯
麻然 玲 麻 什勞林 <i>Ma dzian leŋ ma sip lo lim</i>	今逢豐年大收 「麻然」= majen (斗六柴裡社)，「好」之意 <sup>110</sup>
蠻南無假 思毛 者 manambuka <i>Ban lam bu ka su mo tsia</i>	約會社眾，通社飲酒相慶 蠻南無假 = 馬女無夏 <sup>111</sup>
宇烈 然 口與 沙 無嘎 Buha <i>U liat dzian u: sa bu ha</i>	都須釀美酒 「酒……謂之務哈……。」 <sup>112</sup> 諸羅山社：「酒：Buha，Moha」
宇烈 嘮來奴毛沙 喝 嘻 hi <i>U liat lo: lai lo mo sa hat hi</i>	齊來賽戲
麻什 描然 麻什什 <i>Ma sip biau dzian ma sip sip</i>	願明年還似今年

<sup>108</sup> 佐藤文一，〈「臺灣府誌」に見る熟蕃の歌謠〉，頁 366-420。

<sup>109</sup>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 102-103、107。

<sup>110</sup> Tsuchida Shigeru,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Austronesian Languages of Sinicized Ethnic Groups in Taiwan Part 1: West Taiwan", 頁 598, 第 297 條。

<sup>111</sup>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 101。

<sup>112</sup>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176。

## 2、打貓社番童夜遊歌

漢語音譯	漢譯
麻 呵 那 乃 留 喇 化 呢 o li hoa <i>Ma o na nai liu li: hoa ni</i>	我想汝愛汝！
麻 什 緊 吁 啤 化 ma simkin u lo hoa <i>Ma sip kin u lo hoa</i>	我實心待汝！
化 散 務 那 乃 啤 麻 <i>Hoa san bu: na nai lo ma</i>	汝如何愛我？
麻 夏 劉 啤 因 那 思 呂 流 麻！ lau lo inna lu <i>Ma ha: liu lo in na su lu: liu ma</i>	我今回家，可將何物贈我！

## 3、他里霧社土官認餉歌

漢語音譯	漢譯
礁包 <sup>113</sup> 須嗎 喝 嘶連 hoa <i>Ta pa su ma haat su lian</i>	請社眾聽說
因納 率束呀 通事 罕 餉 Inna thongsu <i>In lap sut sok ga thoy su: han hioy</i>	我今同通事認餉
因許 麻 吧那 <i>In hu ma pa na</i>	爾等須耕種
愛 化 美 忝 無 那 酒 <i>Ai hoa bi thiam bu na</i> <i>Tã bau tã na:i tã pau koy sin ia tshia</i>	切勿飲酒失時
閑那 束呀 罕 餉 切耶 engna <i>Han na lai ga han hioy tshiat ia</i>	俟認餉畢
閱留 美 忝 喃 哪 麼 <i>Bin liu bi tshiam(sic.) llam ia mo</i>	請爾等來飲酒 <sup>114</sup> Beh lim bi-chiu?

<sup>113</sup> (或作「巴」) tapos, all, Favor。

<sup>114</sup> 他里霧社的「酒」很奇怪，似乎與虎尾語不同。



## 4、斗六門社娶妻自誦歌

漢語音譯	漢譯
夜描 拔屨 描下女 <i>Ia: biau poat dzu biau ha: lu</i>	今日我娶妻
別言 毛哈 呼 moha <i>Piat gian mo gap ia ho</i>	請來飲酒 酒，與諸羅山同
尤 描啞林尤林 <i>Iu ia biau i lim iu lim</i>	日後我生子生孫
尤 拔屨 別言 毛哈 哪呼 moha <i>Iu poat dzu piat gian mo gap<sup>115</sup> ia ho</i>	再娶妻又請來喝酒

<sup>115</sup> 「哈」不應念成 gap。

## 附錄四 哆囉囑語料

(以下斜體字為佐藤文一的解讀。<sup>116</sup>)〈番俗六考〉番歌<sup>117</sup>

## 1、哆囉囑社麻達遞送公文歌

漢語音譯	漢譯
喝 遲 唶 蘇力 Hoa theng ki solat Hat theng ki so lek góa (我?)	我遞公文 遲, Théng or chéng, 呈, 福佬語? 喝, góa (我), 福佬語
麻 什速 唶 什速 Ma simsok ki sinmsok Ma sip sok ki sip sok	需當緊到
沙迷 唶 呵 奄 Sa ki O(ha) Sa be ki o am	走如飛鳥 Siraya: 鳥, Aiam
因忍 其 描林 In ki In dzi:n ki biau na	不敢失落
因那 唶 包 通事 唶 洪喝 兜 Ina ki-lam pau thonsu ki honghoa tau Ina ki kam pau thonj su: ki hoy hat tau	若有遲誤, 便為通事所罰 通事, thonsu, 福佬語。

<sup>116</sup> 佐藤文一, 〈「臺灣府誌」に見る熟蕃の歌謠〉, 頁366-420。<sup>117</sup> 黃叔瓚, 《臺海使槎錄》, 頁102。

## 附錄五 諸羅山與哆囉囑的語料

小川尚義所蒐集的哆囉囑語<sup>118</sup>

族群 詞彙	哆囉囑	諸羅山	詞條
漢人	Būtin	Pu, Ppu	3
頭	Ulu	Uru	24
髮	but	hhu	25
眼睛	bui	masa	28
耳朵	sangila	saninna	33
鼻子	lut	lut	35
舌頭	lila		38
牙齒	lipung	li-pun	39
手	āsā		44
腳	āta	āsā	56
父親	mama	vavai	74
母親	nana	nāi	75
孩子	ālak	a-lat etc.	82
米	lisa	sinsa	
飯	muhan (吃飯)	hunna	
蕃薯	tamami		
芋頭	lūhut		
肉	babbat		
煙	tamaku		
煙斗	tsiptsip		
檳榔	abihi		
酒	ūmu, bakkai	ta-lat-so, Buha	
酒醉	basaliu		
衣	kasui	Kolasi 姑喇襲	
褲	long	tavaka	
碗	tanghia <sup>n</sup>		156
喝酒	Mabuki		
惡靈	punung		176
狗	tu	a-to	
豬	babui		
牛	loang	loan	
雞	tūka	tokoa, toh-koa	
魚	likan	sskan, si-kan	
錢	numarie	numarie lok- ma-ni	
睡	Busa	Māye	346
捕魚	Kumasyū	Gin-bi-lok-si-kan	

語料：因為篇幅，僅比對較接近的諸羅山社的語料，參照附錄一。約 38 個單字，目前有關哆囉囑的語言甚少，僅 1921 年 3 月小川尚義調查岩前莊（即番社庄）潘天德（64 歲，男）、胡文（70 歲，男）、胡粉（65 歲，女）、胡斷（44 歲，女）。但這也有待進一步的說明，因為，岩前在今天的臺南市白河區境內（仙草里），而東山則是其南臨的東山鄉。

<sup>118</sup> 從 426 詞條起。Tsuchida Shigeru,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Austronesian Languages of Sinicized Ethnic Groups in Taiwan Part 1 : West Taiwan”, 頁 555-720。

## 附錄六 柴裏社與打貓東堡的語料

《雲林縣采訪冊》柴裏社 <sup>119</sup>	布農族語
天地：亦干爾	
吃飯：滿允	
銀：簍	sui
米：得力	dulaz
地瓜：佛但	utan
豬：肉毋	babu
牛：干望	hangvang
羊：失禮 (sit-le)	sidi
狗：阿註	asu
雞：啄瓜	tulkuk
鴨：主鹿國	
魚：於時干下	iskaan
下兩：高難難	
煮飯：必也	pitia
酒：荖叻	davus
鹽：加至力	hasila
手：陰馬	ima
足：邁達	bantas
眼：馬答	mata
鼻：五突	ngustu
日：馬麗	vali
月：滿星問答干	
有：伊那	
無：靡著	

說明：打貓東堡番語，似與斗六堡相同，於《雲林縣采訪冊》番語「斗六堡內有載。」<sup>120</sup> 故推測與斗六堡的番語同。而斗六堡柴裏社與打貓東堡的語言，根據比對布農族語，竟有八成相似。<sup>121</sup>

<sup>119</sup> 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頁30-31。

<sup>120</sup> 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頁178。

<sup>121</sup> 比對來源為一般布農族詞語，參見「原住民族族語線上辭典」，網址：<https://e-dictionary.ilrdf.org.tw>。

## 引用書目

Nieuwangh ofte Tapangh. Lijste aller dorpen, huijsen ende sielen staende onder 's Compagnies gehoorsamheijt op Formosa, in dato 1 Maiy, VOC 1176, fol. 781.

〈ペイボ族〉，收於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伊能嘉矩手稿」，記錄識別號：ntul-mn-M034\_00\_0001\_0032，  
下載日期：2021年7月2日，網址：<https://dl.lib.ntu.edu.tw/embed-item/ino/873959>。

〈巡臺日乘.甲〉，收於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伊能嘉矩手稿」，記錄識別號：ntul-mn-J817\_00\_0001\_0169，  
下載日期：2021年7月2日，網址：<https://dl.lib.ntu.edu.tw/embed-item/ino/913123>。

「原住民族族語線上辭典」，網址：<https://e-dictionary.ilrdf.org.tw>。

Google Earth，下載日期：2021年9月11日，網址：<https://earth.google.com/>。

土田滋（著）、黃秀敏（譯）

1992 〈平埔族各語言研究瑣記（上）〉，《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臺北）22: 9-22。

六十七（輯著）

1961[1746] 《使署閒情》，臺灣文獻叢刊第122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伊能嘉矩

1896 〈臺灣通信（第十回）〉，《東京人類學會雜誌》（東京）126: 471-475。

1898 〈臺灣通信（第二十四回）〉，《東京人類學會雜誌》（東京）148: 385-396。

1899 〈臺灣通信（第二十八回）〉，《東京人類學會雜誌》（東京）154: 126-136。

1909 〈原状を存するピイボオ蕃〉，《東京人類學會雜誌》（東京）274: 127-132。

1900 《臺灣蕃人事情》。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文書課。

1905 《臺灣蕃政志》。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1928 《臺灣文化志》。東京：刀江書院。

伊能嘉矩（原著）、森口雄稔（編著）

1992 《伊能嘉矩の臺灣踏查日記》。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

伊能嘉矩（原著）、楊南郡（譯註）

1996 《臺灣踏查日記》。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朱仕玠

1957[1765] 《小琉球漫誌》，臺灣文獻叢刊第3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江樹生（譯註）

2000-2010 《熱蘭遮城日誌》，第1-4冊。臺南：臺南市政府。

佐藤文一

1931 〈「臺灣府誌」に見る熟蕃の歌謠〉，《民族學研究》（東京）2(2): 366-420。

吳密察

1997 〈臺灣大學藏「伊能文庫」〉，《大學圖書館》（臺北）1(3): 4-23。

1998 〈從人類學到歷史學者〉，收於夏麗月主編，《伊能嘉矩與臺灣研究特展專刊》，頁31-45。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吳密察（主編）

1997 《國立臺灣大學藏伊能文庫目錄》。臺北：國立臺灣大學。

吳新榮

1961 〈追跡洪雅族後裔〉，《南瀛文獻》（臺南）7: 102-109。

李壬癸

1999 《臺灣原住民史：語言篇》。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10 〈新港文書的收集、整理和解讀〉，收於李壬癸編著，《新港文書研究》，頁 1-14。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李壬癸（主講）

1992 〈臺灣平埔族的種類及其相互關係分類〉，《臺灣風物》（臺北）42(1): 211-238。

李亦園

1982 《臺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村上直次郎（譯注）、中村孝志（校注）

1972 《バタヴィア城日誌 2》。東京：平凡社。

1975 《バタヴィア城日誌 3》。東京：平凡社。

周鍾瑄

1962[1717] 《諸羅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4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倪贊元

1959[1894] 《雲林縣采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 3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夏麗月（主編）

1998 《伊能嘉矩與臺灣研究特展專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翁佳音

2000 〈地方議會、墾社與王田：臺灣近代初期史研究筆記（一）〉，《臺灣文獻》（南投）51(3): 263-281。

2013 〈水沙連的早期史論：從荷蘭文獻中的水沙連談起〉，《臺灣風物》（臺北）63(1): 29-59。

2015 〈初次噍吧哖事件：文獻再解析的必要〉，《原住民族文獻》（新北）22: 38-44。亦收於原住民族委員會編，《原住民族文獻雙月刊：第 4 輯（第 19-24 期）》，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2015，頁 218-224。

荒田昌典等（編集）

1995 《伊能嘉矩：郷土と台湾研究の生涯》。岩手：遠野市立博物館。

馬淵東一

1954 〈高砂族の分類：学史的回顧（<特集>台湾研究）〉，《民族学研究》（東京）18(1/2): 1-11。

1974 《馬淵東一著作集：第 2 卷》。東京：社会思想社。

移川子之藏、小川尚義

1930 〈臺灣の人種及語言〉，收於山本三生編，《日本地理大系：臺灣篇》，頁 322-323。東京：改造社。

費羅禮

1969 《臺灣土著族的文化・語言分類探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黃叔璥

1957[1736] 《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第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臺北帝國大學言語學研究室（編）

1935 《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東京：刀江書院。

劉益昌

2012 《臺灣原住民族與考古遺址關係調查：濁水沖積扇區域史前文化與人群關係之研究》。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蔣毓英

1977[1685] 《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310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盧嘉興

1981 〈臺南縣下古番社地名考〉，收於臺南縣政府民政局編校，《輿地纂要》，頁1-13。臺南：臺南縣政府。

Blussé, Leonard 包樂史 et al. (eds.)

1986-2000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4 vols.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Blussé, Leonard 包樂史 and Natalie Everts (eds.)

2006 *The Formosan Encounter, vol. 3*. Taipei: Sh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Campbell, William 甘為霖

1896 *The Articles of Christian Instruction in Favorlang-Formosan, Dutch and English, from Vertrecht's Manuscript of 1650: With Psalmanazar's Dialogue between a Japanese and a Formosan, and Happart's Favorlang Vocabulary*.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übner & Co. Ltd..

1903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Ginsel, Willy Abraham

1931 *De Gereformeerde Kerk op Formosa: of de lotgevallen eener handelskerk onder 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1627-1662*. Leiden: P. J. Mulder.

Gravius, Daniel

1662 *Patar ki tna-'msing-an ki christang, ka tauki-papatar-en-ato tmæu'ug tou sou ka Makka Si-deia. Ofte 't Formulier des Christendoms, met de verklaringen van dien, inde Sideis-Formosaansche tale*. Amsterdam: Michiel Hartogh.

Grothe, J. A. (ed.)

1886 *Archief voor de Geschiedenis der Oude Hollandsche Zending*. deel III. Utrecht: C. van Bentum.

Heeres, J. E.

1931 *Corpus Diplomaticum*. 2de deel.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Shigeru, Tsuchida 土田滋

1982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Austronesian Languages of Sinicized Ethnic Groups in Taiwan Part 1: West Taiwan" (台灣平埔族諸語比較語彙·第1部：台灣中西部諸語)，收於久保正彰等，《語学文学論文集》，頁555-720。東京：東京大学文学部。

## Identification of “Hoanya”

Kaim Ang

### ABSTRACT

In the contemporary ethnic classification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 the Plain Indigenous peoples in today’s Chiayi and Yunlin are categorized as “Hoanya.” However, this ethnic name did not appear until the 1930s and was proposed by Japanese linguist Ogawa Naoyoshi with reference to a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of early anthropologist Inō Kanori. As seen in his handwriting, Inō wrote g like y; hence, transcribers or compositors might have misread Inō’s Hoanga as Hoanya and by chance invented this ethnic name. If Hoanya is merely an unintentional invention, one must further ask how the indigenous peoples were classified under Dutch and Qing rule. This study found that both Dutch and Qing classification systems agree with each other, showing consistency in the ethnic names used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se systems classified indigenous peoples not only according to their languages but also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ethnic groups. On the basis of Dutch and Qing records, this study further argued that indigenous peoples had long been engaged in interactions despite language differences. Hence, caution should be taken not to confine their interactions by linguistic and other boundaries defined by later anthropologists or scholars. It is essential to delve into historical sources to reconstruct the history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Keywords:** Favorlang, Davoha, Dorko, Tirosen, Taivoan, Siraya